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问题与方
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北京
大学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 洪子诚著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

ISBN 978-7-301-15370-3

I. 问… II. 洪…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7639 号

书 名：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著作责任者：洪子诚 著

责任编辑：黄敏劼

封面设计：张志伟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370-3/I·211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24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自序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是“三联讲坛”文库的一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2002年8月。书的前面，有出版社撰写的文库出版“缘起”，其中写道：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异、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提炼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原来的“三联讲坛”文库本，采用大开本版式。这次收入“学术作品集”，开本转小，“批注”仍独居一栏，但“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这一项，却没有办法落实而只好舍弃。这是颇感遗憾的事情。

书中所有的“批注”，均写于初版校阅时的2002年春天；这次重版，没有再作增添。

之所以会有这本书，以及这本书能够以这样方式出版，完全归功于贺桂梅、郑勇两位先生。“自序”中我虽然已表示了谢意，这里还是要再一次提及。这次重版，个别文字作了修订，也改正了几处错误。感谢黄敏劫在文稿审阅上细致的工作。

洪子诚

2008年11月

初版自序

这本书由我在北大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课程的名称是《当代文学史问题》。上课的地点在一教（第一教学楼）的104教室。课从1999年9月开始，9月的6、13、20、27日，10月的11、18、25日，11月的1、8、15、22日，12月的6、13、20、27日，一共15次。

授课对象原来设定是当代文学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所以估计人数会在十几二十人左右，并打算讲授和讨论相结合，在讲课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由学生分别准备，在课堂上提出他们的报告。实际的情形却打乱了最初的设想。听课人数总是一百多人，除了研究生外，还有本科生，也有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讨论当然完全不可能。而为了照顾于当代文学某些情况不甚了解的听讲者，在现象的说明性解说上也只好多用些时间。这样，原来想讲两方面的问题（“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当代文学”的形态特征），到学期快结束，发现头一个还没有讲完，剩下的只好作罢。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是我上课常患的毛病，上“当代文学”基础课也是如此。不过，当初（50年代）林庚、吴组缃、杨晦、王瑶诸位先生给我们上课，也大都是这样的，杨晦先生讲文艺理论，讲“九鼎”，一个学期下来，“九鼎”还没有讲完。这好像是中文系的一个“传统”。这样一想，也就不会感到特别不安。

“当代文学”的“发生”，在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当代文学”常被看作因政权更迭、时代变迁而自然产生。这种叙述方式，对证明“当代文学”诞生的“历史必然”和它存在的“真理性”虽说相当有效，

但在学术研究上，对问题和现象的这种“平面化”处理，却引开了我们对许多矛盾、裂缝的注意。所以，在课上使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左翼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演化：它与另外的文学力量、文学成分的紧张、复杂关系；它确立了怎样的文学纲领、路线；以及如何建构它的“当代形态”。从后者而言，又涉及作家分类，文学“资源”选择，文学“经典”的重评，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制订等方面。其中，引出了对“中国左翼文学”在当代命运的讨论：这是那时我和一些同学颇感兴趣的问题。这一具有“先锋”意味，在某些时间里表现了相当的活力的文学，是怎样走向“制度化”，怎样失去“弹性”而变得僵硬的？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吗？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文学史叙述和当今文坛上已失去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它的经验，它曾有过的以粗糙、不和谐去抵抗“腐败”（文学的和社会的）的努力，是否还是一种重要参照，一种不应忘却的遗产？这都是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从1961年开始，我大学毕业后就以教书谋生，所以，这些年出版的书，也大多是由讲稿整理、修改而成。譬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1986），譬如《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1990），更不要说《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97）了，它本身就是一份讲稿。这些书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常会提出要求，即想方设法抹去讲稿的痕迹，改造得像“学术专著”的样子。我也乐意于这样做：这至少对评教授，评“博导”什么的有好处。当然，狐狸尾巴不可能藏住，书里许多地方的语气、论述的展开方式，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它与讲课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正好相反。有听过课的学生，还有出版社的编辑，希望不要弄成正襟危坐的“学术”样，要保留讲课的那种情景。内容维持原样不说，课堂的氛围，讲述的语气，一些随意的发挥，也尽量不要改变。于是，在整理时，我便这样去做。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书现在的这个样子，也不是讲课情景的实录。“真实”并不可能。我只能说，面貌大致不差。有

不少修改，也有不少补充。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是我拙于言辞，又有潮州口音，上课时总怕学生听不懂，便会有许多重复和解释；这些在成为书面文字时就完全是多余。其次，有些话在课堂上随便讲讲无伤大雅，写到书里会觉得欠妥当。第三，因为天性怯懦，虽然讲课已有40年的“历史”，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依然还是战战兢兢，没有信心。一旦发现学生有些不耐烦，或漠然而无反应，事先准备好的内容就会随时删节。课安排在上午的3、4节，快到中午12点，就忧虑学生的饥肠辘辘，常常是在做出“不要着急，还有几句就完了”的声明之后，赶紧将剩下的用三言两语潦草带过。凡此种种，都是无法完全保持原样，而要做修改、补充的理由。

我讲课的时候，当代文学界有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有的重要的书还未出版。因此，课上的许多说法，现在看来就显得相当落伍。譬如高行健先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我既没有读过，甚至也没有听说过《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对他获得这一殊荣也没有丝毫的预感。这些对于一个“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是很惭愧的。许多事情使我认识到，其实不用隔代，不用过几十年几百年，现实就在不断证明我和另外一些“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判断力的可疑。当然，是不是“可疑”，现在也很难说清楚。这一切在书中都保持原样。另外，按照学术著作的出版“规范”，本来应该对引文加以注释，列出引用书籍的出版地和出版时间。但既然不要太“学术”，要体现“演讲录”的“文体”特征，对这种“规范”也做了别样的处理。所有课上谈到的重要著作，引用的文字，都不一一加注，只在书后列出这些著作的目录，在正文的引文后用括弧来注明页码。

教师在课堂上讲课，一般都会很专心，会根据情况调整讲课内容、方式，注意听讲者的情绪、反应。但其实也有“走神”的时候。我在“三教”（第三教学楼）上课的时候，就常发生这种情形。教室朝南的窗户外面，就是“五四运动场”（1956年我入学时，还没有这个名字，那时叫“棉花地”，以前是一片种棉花的农田？棉花地这个名称，其实相当不错）。教学楼紧挨运动场，这是我们学校建筑布局上许多创造中的一项。上课时，从窗户看

现在北大建筑布局的另一项创造，是“见缝插针”，只要有空地，就盖一栋楼，什么校史馆，什么光华管理学院等等。

出去，有时是无云的晴空，有时就是飞沙走石，尘土蔽日。打篮球的嘈杂喊声经常传进来。现在又有了新的景观：不远处矗立着那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北大“太平洋大厦”。这时便会想起：五六十年代三教、四教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湖，周围山丘环绕，湖中间还有长着几株柏树的小岛。湖边排列着高大的杨树。几阵秋风过后，树下便积满厚厚的落叶。东边小山后面幽深的树林里，隐藏了一座四合院，住着不知名姓的人家。这一切，如今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在北大，那些称做“园”的地方，如勺园、佟园等等，已是有名无实。著名的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承泽园，和二三十年代才有的燕东园、燕南园，也正在经历着相同的命运。这时，便会有一种伤感。

这次的课是在“一教”上。窗外是马路，马路对过是图书馆，而且窗口就有树，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另一种想法：面前许多专注的听讲者，他们花这些时间（有的还要从城里老远赶来）听“当代文学史”的枯燥问题，是不是值得？如果去读一本有趣的书呢？或者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呢？如果天气晴朗而且凉爽，那么，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坐在未名湖边看着湖水发呆，在遍布学校四周的茶馆、咖啡室里和朋友聊天，是不是更好？很显然，一些人为了听课放弃了更好的选择、更惬意的享受，这使我对他们产生歉意。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些在选择上出了差错的听讲者。

至于这本书能够出版，那完全是学生和朋友努力的结果。没有他们的推动、帮助，这一切只能是塞在抽屉里的一叠杂乱的讲稿，说不定这次搬家就当废品处理掉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夸张。上第一堂课走进教室时，看到讲台上放着录音机，觉得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有学生回答说，录下来可以整理出版。对于这“自作”的“主张”，我将信将疑。但是此后录音一直坚持着，从不间断。课程一结束，学生就整理了录音，输入电脑。中间有一两次录音机出了毛病，就根据上课记的笔记补充。不到半个月，我收到了磁盘和一份打印好的稿子。我一边修改补充，一边怀疑有出版社肯接受这样的书稿。但不久又告诉我，确有书店表示了兴趣。这时，我便开始生病——近一段时间，每出一本书总要病一场，这好像已成“规律”；当然这回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贪图住大一点的房子，忙于装修和搬家——而稿子还有不少的错乱，注释也未全做好；电脑又感染了病毒，格式受到许多损害不说，所有的注释码都不打一声招呼就从正文中消失。所有这一切，都只好由学生去做。出版社的编辑郑勇先生在北大上过学，不过没有听过我的课。看了讲稿，大概因为我总归是“先生”，所以说了不少肯定的话。也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并认真、细心地考虑了版式、装帧等许多细节，包括改变注释的方法。也要我另起一个不那么古板、老套的书名（他们说过去的书名都古板而老套）。我搜肠刮肚几天，终于因为缺乏想象力没有做到。交由他们去处理，他们也不比我高明多少，同样一筹莫展，只好使用这个大家都不满意的名字。

我的同事，那位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鲁迅与周作人、研究曹禺、又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教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如此，出处待查）：我们从学生那里得到的，其实比给予他们的多。我很同意这番话。为了不辜负那些渴求知识的青年人，为了能和他们对话，你就不敢过于懈怠，时时警惕懒惰的本性，而要不断学习，包括从他们那里学习。这样，我们的心态也就不至于衰老得过快。

作者

2001年6月3日于蓝旗营

前言 课程介绍

按照惯例，第一堂课应该介绍这门课的基本内容，和课程进行的方式。“当代文学史问题”这个课程名称，我去年上课已经用过。但是这学期的内容和过去的不同。为什么不同的课要用相同的名称呢？说起来有点可笑。按学校的规定，不论是给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的课，都要确定下来，包括课程名称、内容，然后由学校输入电脑。并且规定以后开设新课，要提前写报告申请，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开课。这种办法，对于和现状研究有关的学科，造成了许多障碍。说这是规范化，便于管理。可见“规范”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我想出的对付办法，就是以后上课，都用已经登记的课程名称，内容却随时变化。这样，课的“名”和“实”，有的时候就不完全吻合。这次的“当代文学史问题”，同上一次的内容不一样，或者说，大部分的内容不一样，和这些年我开过的“当代文学研究专题”等课程，也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这门课，要讨论的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当代文学的生成情况，讨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观念和描述方法这样一些问题。因为我为学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教材在上个月已经出版，所以，在讲的过程中，会联系自己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这类经验。教材的写作花了许多时间和力气，结果还是没有写好。实在不是不想写好，能力有限吧。其中一个问题，就像陈平原老师批评的，定位不清楚，介乎教材和个人专著之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这门课本来是想采用讲授和讨论结合的方式。我讲一点，提出一些问题，读一些书，同学一起讨论，这

样收获会大一点。但是，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听课，很意外。现在人这么多，就没办法讨论了，只好还是一个人哇哩哇啦讲下去。“文学史”问题，况且又是“当代”的，这名字听起来就是既枯燥又无味。

“当代文学”在现在的学科体制中，又普遍被看作是“没有学问”的。是不是这学期选修课太少了？有一次，我和谢冕老师一起参加中央电大的教材讨论会。讨论的有会计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当代文学等好几门课。讨论会计学等课时，我和谢老师都不敢说话，洗耳恭听。但是，轮到最后讨论当代文学，经济学等的教授们，都争先恐后提意见，从政治方向，到艺术评价。虽然他们开始总会说，我们是外行，说的不一定对。但其实，心里想的可能是：这有什么难的？不就当代文学吗？会后，我和谢老师都惭愧万分（学生笑）。

我先开一些参考书。其他的参考书，在上课时我还会陆续介绍。^①

① 参考书目改附在本书的最后。

目 录

自序·····	5
初版自序·····	7
前言 课程介绍·····	13
第一讲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1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2
研究“滞后”的原因·····	5
寻找新的“学科话语”·····	7
第二讲 立场和方法·····	14
文学史的“写作”·····	14
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	29
“历史的偶然”·····	34
“叙事形式”和“真实性”·····	38
“时间”与当代文学史·····	43
当代文学史的关注点·····	50
历史“碎片”的整理·····	64
“对抗性”的线索·····	79
概念和叙述的“清理”·····	84
“内部研究”·····	92

第三讲	断裂与承续	97
	“断裂”：作为一种现象	97
	当代文学面临的压力	106
	为问题寻找“参照”	113
	“进化”的文学观	122
	对“转折”的研究	124
第四讲	“当代文学”的生成	132
	40年代文学的“可能性”	132
	“文学共生”的想象	136
	“独立的”文学传统	143
	缠绕不清的问题	148
	“一体化”和“价值多元”	160
	文坛派别的类型划分	164
	类型分析的目标	170
第五讲	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	180
	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180
	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	183
	当代的文学机构	186
	出版业和文学报刊	197
	“自由表达”的可能	200
	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	204
	“身份”的几个问题	209
第六讲	当代的文学“经典”	223
	可供观察的方面（一）	223
	有关的题外话	227
	可供观察的方面（二）	232
	当代“经典”的若干问题	234

对西方经典的“自主姿态”	242
对于“现代派”的策略	245
第七讲 当代文学的“资源”	248
“左翼文学”等概念	248
《夜读偶记》和卢卡契	251
激烈拒绝的态度	257
“异化”问题	263
革命文学的“宿命”	269
革命文学的“驯化”	273
批判性失去之后	284
参考书目	287

第一讲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在被“规定”为一个分支学科，而“当代文学”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我说的“规定”，不是比喻，确实是这样的。教育部有关学科的设置，中国文学叫作“一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二级学科”。其中，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这个二级学科里面的两个不同方向。这是我最近才弄得比较明白的。这就是学科划分的制度。说起“当代文学”，通常大家都会理解为几个方面。一是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的现状研究，另一是文学史研究。另外，当代文学有时还会被理解为现实的文学体制，文学机构，文学现象。因此，和现代文学不同，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年会，总是很热闹。参加者除文学史研究者、大学有关教师外，还有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报刊编辑，甚至还有各级的文学官员，比如文联、作家协会的官员，会议主办地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等等；讨论的问题，除了作家作品评价外，还会涉及文学政策、体制，什么“多样化”、“主旋律”之类的，除了讨论已经出版的作品，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还会展望前景，如90年代文学学会怎样，21世纪会不会出现文学的“新纪元”。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作报告，一般会讲，这几年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研究著作，出了什么样的文学史，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当代文学研究机构开会，会长可能会谈到国内形势，文化环境，执政党和政府的文学政策、措施取得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的光荣。

别的我们先放在一边，先就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两者的关系做些说明，因为我们要确定课的内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严格划分当然不可能，不过也要承认有所区别。文学批评，或者说现状研究，更注重文本的分析、评价、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多的“静态”分析的特点。文学史研究自然离不开（更准确地说，是以之为基础）文本批评，但它是回顾性的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有的研究者说：文学史研究是研究者关于文学回忆的整理。在这里，“回忆”自然不仅是个人性的，也不仅是经验性的。文学批评关心的是对作家作品的评判、分析，文学史除此之外，还关心作品产生的一系列条件，比如作者的情况，社会环境、社会机制的制约，文学传统如文类、写作方法、体裁等的演变，以及国别文学之间的关系等。现在讲的这门课是“文学史问题”，说明它主要关注的是后一方面的问题。

课的初步设想是，讲下面的几讲：一、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现状；二、研究的立场与方法；三、历史的断裂与延续；四、当代“文学力量”的构成；五、激进文学思潮及其文学想象；六、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七、当代文类演化的状况。这只是现在的想法。按照以前的上课经验，讲到后来，常常会有许多变化、调整，而且肯定也讲不完。讲到哪儿就算哪儿吧。所以这个安排不能完全算数。^①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这里所说的“文学史”，不仅仅指“通史”，也包括当代文学研究的专题史、文类史、阶段史，以及带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作家、流派研究等范围。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现代文学史。有的人甚至认为，现在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不能读，大多是“垃圾”。这当

^① 事实确是这样。有些题目没有来得及讲，如“激进文学思潮”、“文类演化”等，但增加了当代文学的“生成”，当代文学的“资源”等题目。